

村市良緣

✓
李蒙恩 著
劉美麗 譯

村
市
良
緣

廣學會出版

高尙小說

美娥出走

田貝立著
劉美麗譯

天曉得

薄玉珍著
劉美麗譯

村市良緣

李蒙恩著
劉美麗譯

天上舵工

康納耳著
劉美麗譯

女鐸小說集

(共三輯)
女鐸報社編

雨後斜陽

柯德著
劉美麗譯

四姊妹

歐高德著
貝厚德合譯
沈駿英

聖遊記

本仁約翰著
謝頌羔譯

藍窗

田貝立著
薛琪瑛譯

世界著名小說選

(共五集)
謝頌羔編

故事集錦

女鐸報社編

康小姐

女鐸報社編

廣學會出版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村市良緣

村

市

良

緣

1

(一)

她本不願意憎惡這五位姑娘；其實這五個人都是她所愛的，如今要恨她們，豈不是特別爲難嗎！她以爲轉愛爲恨是很惡毒的行爲！但是，從前她不知道她們是這樣難以對付的。

她們五個人都是她在大學時的同班同學，同是新近畢業的，這次興高彩烈，得意揚揚，乘着菲力斯坡爾忒自備的大汽車，到鄉間來看她，總算是一件難得的事。他們辦事很周到，在未來以前，豫先通知她，使她能於事前整理那陳舊的牧師住宅，裝置壁爐，將她精細的磁器陳設起來，預備午後吃茶點使用——她做巧克力糖的時候，她們每一個人所愛吃的餡子，她都記得絲毫不錯；此外又預備各式各樣的小餅乾與蛋糕。她穿上那件唯一出客的長衫，那是一件舊衣服，經過精巧的改造的。當她跑出去伸手歡迎她們的

時候，祇見她們各有各的皮大衣，各色的絲襪，穿得很時髦。而她們看她，似乎絲毫沒有改變，依然是在學校裏的那一位喬琪安娜。

她們送了一盒極鮮艷的紅玫瑰花給她——菲力斯看見她將花插入瓶中時，便上前去深深地吻那柔滑如絹的花朵。『我敢信她自從離了大學以後，就沒有看見過暖室中的玫瑰花，』菲力斯暗自說，同時心中很可憐她。可是她們開始彼此問長道短的時候，喬琪安娜却有說有笑，同在學校裏的時候一樣。及至達德梅凌提起她們同班中某人所遭遇的不幸，喬琪安娜的臉轉眼之間便由嘻笑一變而為嚴肅，體諒的神情，使那五位姑娘更加傷感。

當時為應答她的問訊起見，她們各人都將自己的近況告訴她。菲力斯坡爾忒與栖力亞文特斯，在社會上可算是交際明星。提奧克洛斯門，在勞工界中，忙得『不亦樂乎』，這是她常愛用的一句話。達德梅凌一星期後，就要到外洋去遊歷一年，到各地去觀光。至於梅綺西薇士德，正忙着預備在復活節結婚的事，所以其他的人都各述自己的近況，喬琪安娜却一聲不響，如醉如夢的坐在那裏傻笑。

說起來，喬琪安娜不是有意討厭那幾位姑娘，不過她們的逗留，使她不知不覺的發生這種情緒。她們雖都是可愛的姑娘們，祇是過分的自以為滿足，不必需的可憐她。她們並不是有意使她有這種感覺，可是在談吐中却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她們要知道她的近況，看她是否有青年男子同她交往，是否常赴宴會——喬琪安娜，領她們到窗口，指給她們看，剛巧一位生氣勃勃的青年男子大踏着步由下面走過，向上面的人們招手。他那臉上，真是顯出身強力壯，前途無限希望的神情。那幾位姑娘見了，很是驚訝。

『你有許多像這樣的少年嗎？』栖力亞問她。當喬琪安娜告訴她們說詹姆士斯圖亞特是她唯一的『這樣的少年人』之後，達德梅凌問斯圖亞特是否是喬琪安娜的友人。喬琪安娜否認了。達德把頭搖搖，嘆一口氣說：『一個人算不了甚麼！』

提奧克羅斯門，勞工界中的服務員，特別問喬琪安娜有沒有做過一些有價值的事。『有價值的事！』喬琪安娜叫起來了，『有價值的事——當然是有。你還沒見過我的父親罷？剛巧今天是他背痛的日子，你若是見了他，他能答覆你的問題，要比我的答覆充分一些。我父親真是基督眼中的聖人，他有的是談諧的天性，這不是每位聖人所有

的一點。愛護他，比受甚麼教育都強；照顧他，比處理任何事都有價值！」

『那是當然的，』提奧帶着撫慰的神氣說。『我們都知道孝敬父母比世上一切別的事更有價值。你母親早就去世了，是嗎？你父親若沒有你，一定不能過這孤寂淒涼的日子。同時我覺着你父親也不至於枉費你所有的精力與時間。你還記得尼教授所說的大學生離校以後的職務的話嗎？尤其是提到在鄉村間的職務特別的緊要。我想你這裏也許沒有外路人，不過我以為你很可以引導當地的婦女們組織團體，教她們讀書與手藝。那是

——

極奇特的喊聲打斷了克羅斯門小姐的話頭。大家都驚得莫名其妙地瞧着喬琪安娜。她站在爐邊的地毯上，那一隻灼灼有光的黑眼睛望着她們。『至於那種事倒有一點困難，』她鎮靜而懷疑地說：『也可說是有兩種困難：第一個難處是，這裏的婦女們差不多每家都有團體，用不着我去「引導」她們；第二，至於我，很可以教她們「手藝」，請你們不妨到我樓上去參觀。我這個人可說是世界工藝界中的一分子。』

『喬琪安娜，你莫非瘋了——』達德說。喬琪安娜立刻從爐邊的地毯上飛奔到房門

邊，並且招手叫她們跟着她去。

『來罷，』她請她們。『你們既以爲我在這小村子裏，沒有甚麼了不得的工作，不妨讓你們自己來看一看。』

她們跟着她一步步的上那陳舊的樓梯，直到一間閣樓的屋子裏。她們一跨進去，覺着寒氣逼人，因爲裏面沒有爐子。

貼近那山形的窗邊，矗立着一件龐大的器具。她們先還看不出是個甚麼東西。停了一會，菲力斯首先叫起來說：『是一架織機！還是一架舊式的呢！多有趣啊！你用它來織甚麼呢？』

良
綠
『地毯，』喬琪安娜解釋說，一手拾起地板上堆着的地毯。『就像這些地毯。不是很好看嗎？朋友們，我的話對嗎？』

『真出色！』梅綺西薇士德叫起來。

5
『簡直妙極了！』『不能比這再好了！』『喬琪安娜，這都是你自己織的嗎？是出賣的嗎？』『這一條賣給我好嗎？』『我真愛這暗藍底子綴紅花的一條！』以上這些話

，從每位姑娘的口中說出，同時仔細地觀看每一條手織的地毯。她們每一句話都是由衷之言；喬琪安娜早就知道她們要說這些話；她知道自己的出品的藝術與精巧，是不至於不爲人所注意的。

『非力斯，我怕不能。這些都是人家定做的，我已經延遲了一星期。這些地毯是一個遠隔城市的鄉村裏的店舖來批的，我也祇能織這麼多。』

『你真是挖到了金窖。我委實替你快慰！』非力斯一片熱誠地恭賀她。

『那也不見得。這是一種慢性工作，因爲我還要管理家務，』喬琪安娜說。『不過這種職業還不錯；使我們可以不愁衣食——冷天的燃料也足夠用。』

她當然自己覺得不該加上那麼一句話，因爲這樣說，好像是暗示她們往後須照顧她的生意，使她能維持家用似的。

她們回到爐邊，喬琪安娜照舊嬉笑地同她們說長道短。『住嘴罷，姑娘們。我是無論甚麼顏色，形式，花樣的毯子，都不出賣給你們中間的任何人的。但是——我要送梅一條頂華美的，爲她結婚的禮物，照她所心愛的給她織。將來等到你們得到了像她那

樣的運道的時候，我也照待她的方法待你們。現在在用不着說這地毯的事。我給你們看，不過是要你們知道我與你們一樣的忙碌，我也很覺得知足的。」

不一會工夫，她們見天色已晚，便與喬琪安娜告別。喬琪安娜一面幫她們每個人穿上大衣，披上皮圍頸，一面請她們務必常來。她們也應許了各人在不同的時候要來看她，這纔走出她的住宅。

市 良 緣

『她們是可愛，』喬琪安娜無可推諉的神氣說，同時向她們揮手道別；『但，我真受不了她們那種憐惜我的心！這座牧師住宅委實破舊不堪，她們都知道我這件長衫已經經過了幾次的改製——我看見極力亞一瞧見我，便注意到這件長衫又刷染了一次。這也難怪，因為在大學裏無論開甚麼茶會，我總是穿這件長衫。但我不要——我絕對不要——人可憐我！』

門忽然開了，一位身體瘦長，穿着舊式外衣的人慢吞吞的走進這溫暖的房間裏來。
喬琪安娜急忙轉過身來，『父親！你覺得舒服些嗎？早知道你能起來，給你會一會那幾位姑娘多好！她們很希望見你。』

心嗎？』

『我想也許我還沒有精神同她們周旋，不過，我是比以前爽快得多了。你們玩得開心嗎？』

他很當心的坐在爐邊的臥椅上，他女兒拿擱在旁邊的方格花紋的毯子給他蓋好。她自己在爐邊的地毯上坐下，聚精會神地注視爐中的火，同時她父親卻望着她，暗暗誇讚她衣服的顏色更使她美麗可愛。

『開心啊？』喬琪安娜嘰嘰咕咕的回答父親的問話。『真不開心，我是哭笑皆非。她們多麼好啊——我就像一個活鬼！』

窩恩先生聽了她這句牢騷話，依然若無其事的躺着。『這說話的聲音中，我絲毫聽不出鬼的神氣，』他說。

『也許沒有。我恨不得奪取菲力斯那昂貴的銀鼠大衣，梅綺的華麗呢帽，提奧的古銅色的皮鞋，達德的繡花的錢袋，還有栖力亞的細工製的皮領頭和皮袖口。』

『那麼你的不開心，祇是爲了衣飾的緣故？這樣看來，男子漢免掉多少憂心如焚的事啊！』窩恩先生帶着沉思的樣子說。『如今我仔細回想起來，我從沒有看見過有甚麼』

男子，無論老的或少的，表示希望剝奪別的男子的服裝。』

喬琪安娜釘住他看了一看。『話雖不錯，可是窮男子們也恨不能有像其他男子們的田地，肥馬，汽車——還有書籍。父親，你再想一想看，你有沒有想得人家的書籍雜誌？』

那一雙藍而帶灰色的眼睛很滑稽的看着她。『這倒難住我了，』他承認地說。『但是，女兒，未必看見了她們的服裝就使你覺得自己像鬼罷？痛痛快快的告訴我罷！』

她望着父親。『我用不着再說，』她說。『你全知道了——我爲了你和我自己所要的——也就是她們所有的——生氣。並且要豐滿濃厚地生氣！你同我一樣的需要那些東西——你看你目前多麼痛苦，別人像你這五十五歲的年紀，多麼安逸快樂，同朋友打高而夫球！至於我——心急如火的要帶你到一個地方——隨便甚麼地方——遊歷——做一些事——真正的有生存的生氣！可是你替上帝做了那麼多的事，我們還不是一貧如洗。唉，我啊——』

窩恩先生聽了她這一番話，絲毫沒有痛苦的神氣，反而澈底的了解了女兒的心境。

他一言不發地坐着，祇見她咬住上唇，一而再的望着爐中的火，兩手緊緊的拉住地毯。不一會兒，她兩手逐漸鬆弛，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我真太沒有知識！』她突然的說，『簡直太不懂事。你怎能忍受我這種性子？父親，你怎麼這樣有耐心啊！我儘管加重你背上的創痛，使你的神經緊張，絲毫不約束我自己的情緒。請你教訓我一頓罷！』

他笑了一笑。『女兒，我從來不愛人教訓我，』他說。『我準知天父自己也不希望鐵籠裏的小獼子，和鳥籠裏的芙蓉鳥有同樣的舉動。天父也不會這樣做。總之，必有一天——天父要將牠從籠中解放出來！』

她搖搖頭，便從地上站起來。她抱着那灰白的頭髮吻了一會，拍拍那瘦弱的兩頰，和顏色悅色地說：『我去預備你的晚飯，』隨即走出那房間。

在那破舊的廚房裏，她開了那外邊的門，朝着天空的星宿觀看。

『祇要有一件事——不論甚麼事——發生就好了！』她嘆了一口氣，向渺茫的太空伸着雙手。『祇要有甚麼事使今天晚上與已往的夜晚不同就好了！我今晚不能坐着念書

給他聽。我不能——是真不能！世界上惟一有趣的事，就是今晚詹姆士斯圖亞特到這裏來——而他又未見得能來，因為他昨天來過了，前天也來的，他知道自己不能常來。他——』

正當這時候，門前的舊銅鈴響起來！——果然是有事情發生了。

(一)

喬琪安娜把廚房門砰的一聲關上了，一壁走到前門，一壁想，這一定是村莊裏的甚麼人；她慢吞吞的答應那敲門的人。喬琪安娜又想，這或許是席爾師母，因為席爾師母除了吃飯的時候，不會來拜訪的，其實她臉上那種苦樣子，未必不是出於做作的。她想到這裏，不知不覺的捏緊了拳頭，恨不得開了門就奉敬她一拳。她深信席爾師母故意裝出苦樣子來使父親可憐她。她覺得那一天所經歷的事，似乎都需要奉敬老拳纔痛快！

可是一把門開了，喬琪安娜見了那站在走廊上的人，不知不覺將要使用拳頭的意思消滅淨盡。她見了那人，恨不得即刻請他到裏面，住在她家裏。那人很明顯地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那人似乎帶了甚麼，能使她父女二人孤寂，暗澹的生活一變而為有趣，活潑的——其實，在喬琪安娜那種情境之下，也難怪她不那樣想。她平日見了無論那一個男子，決沒有這樣。她在大學裏四年之中，總有男子追逐她，跟她到這牧師的住宅裏來，求她做終身伴侶。

『窩恩牧師在家嗎？』那人低聲和氣地問，『我有一封介紹信給他。』

『請進來，』喬琪安娜回答說，她將那人直領到客廳裏父親的面前。當時喬琪安娜雖是滿腹的好奇心，卻不能不退到餐室的門口，站在那裏，好聽他們談甚麼話。

他兩人起先彼此說了一些客套話，窩恩先生隨即看那介紹信。不一會工夫，窩恩先生說：

『這封介紹信上所說的，已足使我們竭誠歡迎你到這裏來。我的老朋友達非德遜，永是我所敬愛，欽佩，信任的人。哲非孫先生，那麼你現在要我幫甚麼忙呢？』

『我深望，』那人回答說，『向你租一間臥房，若是可能，我連伙食也包給你們。假使不能的話，那麼我就到別的地方去吃飯，不過住宿還是要在府上纔好。我如今正要編輯一本書，想尋一個安靜的地方，靜心定意的完成這本書，此外還喜歡到野外去散步。達非德遜提議叫我到府上來的。至於住多少日子，倒沒有一定，總之，好幾個月，是最短的期間。』

『這倒很合我的心意，』喬琪安娜聽她父親的回答說。『我們家裏，從來沒有人來』

寄宿過，假使我的小女不反對，那麼我是十二分的歡迎你這樣的人寄居在我家裏。你要知道，不但這封信介紹你，你的舉止行動，都可討人的喜悅。」

『承蒙過獎，不敢當得很，』哲非孫先生回答說——喬琪安娜很喜歡他那種坦白的神氣。那聲音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聲音，並且流露出那人的品格來。

『我去同小女商量，』她聽父親說。

喬琪安娜急忙跑到廚房裏。等她父親一推開門，她已經預備好回答的話。

『這種人那有不可以留的道理，』喬琪安娜出神的說。『有這樣一個人在屋子裏同你談談，比你與那些終日來往不絕的教友們談話好多了——他住在這裏，一點問題沒有，也不費事。去告訴他，說你女兒勉強強的答應了。』

『你已聽見了嗎？』窩恩先生嘲弄的神氣問喬琪安娜說。

『當然我聽見了！我仔仔細細地聽！我那時好像全身都長着耳朵——並且是驢子耳朵。他來得正好。他的膳宿費可使我們寬裕一點。他可以住前面的大房間；我明天晚上就可以預備妥當。』